



不称心的女婿

切恩德良闊夫 編 劇

施 維 柴 尔 总导演

胡伯胤 翻譯

王 戟 編寫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不称心的女婿

(苏联) B·切恩德良阔夫 編 劇
M·施維柴尔 总导演
胡 伯 胤 翻 譯
王 戟 編 寫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6·北 京

不称心的女婿

B·切恩德良闊夫 編 劇
M·施維柴尔 总导演

胡 伯 胤 翻 譯
王 戟 編 寫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金版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 $\frac{3}{8}$ · 字数 25,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定价 70.14 元

統一書号 10061·14

內容說明

这是根据苏联同名影片編写的电影故事。

故事叙述拖拉机隊長費多尔与少女斯切莎結婚后，住在斯切莎家中。他發現斯切莎父母有着濃厚的貪圖个人利益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斯切莎，因此夫妇間有很大距离，一直鬧到分居的地步。斯切莎在独居生活中开始对自己的錯誤有了觉悟，最后兩人終于和好了。

这个故事說明了，夫妇間对于集体利益一致的認識，是共同生活的幸福基础。

目 次

一	入贅的女婿·····	1
二	翁婿之間·····	5
三	同床異夢·····	10
四	不是自家人·····	14
五	在生活的道路上徘徊·····	20
六	不辭而別·····	25
七	痛苦的爭吵·····	28
八	是誰的過錯·····	33
九	新生活的開始·····	36

一 入贅的女婿

新郎費多尔不是苏哈布里諾夫村的人，只因为他爱上了姑娘斯切莎，斯切莎不願意离开她的家，所以只好入贅到她家。

婚禮进行得很熱鬧，斯切莎家里挤滿了人。費多尔不但人品好，在跳舞方面也是能手，曾經迷惑过許多姑娘。这天他和新娘斯切莎都跳了舞。斯切莎的确是个漂亮的姑娘，長長的臉，大大的眼睛，样子显得很恬靜。来賓的情緒都很热烈。其中只有村里的拖拉机手別佳的心情和大家不大同，这个小伙子爱过斯切莎，如今眼睜睜地看到她和別人結婚，心情不免很黯淡。另外，斯切莎的媽媽梁什金娜和爸爸希蘭契，由于她們家很少和外人往来，習慣了孤独的生活，对于这种熱鬧的場面虽然也喜欢，究竟免不了厭煩的情緒。一直等到婚禮結束了，人都走尽了，屋子里安靜下来了，才算放下心。

当然，新郎費多尔和新娘斯切莎是感到異乎尋常的幸福。

日子过得很快，轉眼已經是冬天了。

村子里都被雪掩盖住了。無論是田野、屋宇、小路全都是一片白色。这天天气很好，沒有一絲風，远远小河边几株高大的白樺，特別显得俊俏。費多尔在自家屋頂上安裝

天綫，瞧着這一望無際的白色，心里抑制不住幸福的感覺。他安好了天綫，從屋頂上走下來，看到丈母娘梁什金娜正在院子里晒衣服。回到屋里，遇見了斯切莎，便緊緊地擁抱她。

斯切莎在屋子里整理衣服，她要費多爾幫忙母親晒衣服。她從那式樣古老的大木箱里翻出一件一件衣服堆在費多爾的胸前，衣服快要蓋過費多爾的头了，他吃力地將衣服抱到院子里，丈母娘梁什金娜再一件一件地挂在繩子上。

費多爾正要点烟，斯切莎拿出一件又厚又大的皮大衣披在費多爾身上，拿一條棍子使勁地打着皮大衣上的塵土，惹得她自己哈哈大笑起來。



斯切莎拿出一件又厚又大的皮大衣，披在費多爾身上，拿着一條棍子使勁地打着皮大衣上的塵土。

梁什金娜很替这件衣服可惜，叫着：“別用勁打呀，孩子，輕一点兒……你手輕点兒，別把皮子打坏了。”

斯切莎的父亲希蘭契从倉庫里走出来，眼看着他們家許多年积攒下来的衣服，嘴角边不免露出了微笑。費多尔瞧着身上那件厚大衣說：“爹呀，这是古董店里的吧，真厚！是哪輩子做的？……”

希蘭契回答說：“要是跟別人家比一比，我們够过的了。箱子里越多越好过呀！”

費多尔翻着一件件式样非常古老的衣服感到很惊奇。他拿起一条裙子說：“媽，咱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穿这条裙子上街走一圈，准叫人笑破肚子！我看送到区文化館，演戏还用得着。”

这几句話惹得丈人丈母娘很不高兴。尤其是梁什金娜唠叨个沒完，說什么几輩子留下的家底呀，不能糟塌啊。斯切莎只好打园場，解釋着說：“算了，媽，他是說笑話的。”轉过身来便对着費多尔說，“沒什么，費多尔，占不了多大地方，这些东西会有用处的。”

梁什金娜想想还是女兒說的对，便朝着費多尔說：“你这个媳妇可算是娶着了，过日子可沒有比的。”

第二天費多尔要到拖拉机站去。这一次去是要請求拖拉机站設法把他調到本村来工作。虽然路程不远，担擱的时候也不多，小兩口子免不了还是依依不舍。斯切莎为費多尔預备了一些干粮，一瓶牛奶，十几个雞蛋，几包咸肉、奶油糕点、包子等。費多尔拿着干粮包就离开了家。

他在白色的原野上走着。四外沒有一个人的影，前面一架拖拉机正停在那里修理。他走近前去，看見斯切莎的旧

情人別佳和另一拖拉机手苏波金兩人正站在那里，怀着不友好的眼光看着他。費多尔为了打破这沉寂的場面說：

“你們好，小伙子們！拖拉机停着呢！”

“还用你問？我們不受你管，走你的路吧！”

別佳並沒有答腔，他看見費多尔手提干粮包所用的头巾是斯切莎的，引起他一种很不愉快的联想。他揮着手說：“走吧！走吧！”

費多尔走到拖拉机跟前，他用手去摸拖拉机的机械，苏波金揮舞着拳头向他說：“这个家伙，你嚐过沒有？”

費多尔并不示弱地說：“你自己嚐嚐吧，再給他嚐嚐，也許你們能变得聪明点儿。把拖拉机停在这兒瞎弄！你們的压缩机叫狗給吃了？”

苏波金說：“你是干什么的？給我們下命令？”

“过路的。”費多尔說罢就掉头走了。

別佳在他身后諷刺他：“演戏的！”

費多尔走进拖拉机站院子里，有人正在开拖拉机，有人正在修理，他徑直走到拖拉机站站長室。站長同意他到苏哈布里諾夫村去当拖拉机队隊長。离开站長室便去办理調职的手續。他去女打字員馬申卡那里讓她打通知書。馬申卡这姑娘和費多尔很熟，費多尔就和她談起来了。

“請到我們苏哈布里諾夫村去做客吧！”費多尔說，

“你們那位集体农庄主席瓦尔瓦拉，可不太喜欢我們拖拉机站的人。”馬申卡說。

“那是为什么？”

“你們那位主席，到現在还不相信机器，总願意靠着

馬車干活。”

費多尔听了笑了笑，他想只要我們拖拉机队做出成績来，不会讓她不相信，便沒有回她的話，拿着通知書，提了包裹，离开了拖拉机站。

二 翁婿之間

費多尔並沒有馬上回家，在苏波金和別佳他倆駕駛的拖拉机上逗留了一下。恰巧米倫駕着馬車走来了。农庄主席瓦尔瓦拉从馬車上下来。費多尔看她那种严厉的神情，心里想着可能她就是剛才瑪申卡所提到的瓦尔瓦拉。便問道：“您是主席嗎？”

“你看不像嗎？”瓦尔瓦拉很俏皮地回答。

“像主席嗎？我是个普通人，信得過這句話，像主席。”

瓦尔瓦拉想，他一定有事要找她。但又沒有見過这个人。斯切莎結婚那天她沒到場，所以不知道費多尔，便問他：“你是从那兒来的呀？”

“拖拉机队隊長費多尔·索洛維闊夫。”

瓦尔瓦拉从電話里知道他要来，便上前去和他拉手，并且說：“希蘭契家里真有一本事，把这样个小伙子招到家里去啦！”

米倫接着說：“斯切莎那姑娘也不錯，她是吃蜂蜜長大的。”

瓦尔瓦拉对着費多尔說：“滿意你的媳妇嗎？”

費多尔笑了一笑說：“再給我找什么样的我也不想換了。”



費多尔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农庄主席瓦尔瓦拉。

“好了，你說說吧，还有什么喜事？我看你們能把拖拉机弄到村里来，就不簡單了。”

“拖拉机来了，这回該我們显一显自己的本事啦。”
費多尔很兴奋地回答。

“有的人已經把本事显完了，这回等到春耕你們再显吧！”瓦尔瓦拉回忆过去拖拉机队並沒有給农庄帶來什么好处，費多尔的話沒有引起她的注意。

苏波金插上一句：“你們的肥料还堆着呢。”

提起用拖拉机拉肥料，瓦尔瓦拉沒有信心。她說：“我們用馬車能拉出去。”

費多尔提醒她：“不行啊！你們的肥料堆的像山，靠这几匹馬怎么行！”

瓦尔瓦拉指着苏波金和別佳說：“拖拉机这么晚才来，要是指望你們，非把一年的庄稼都就誤了。”

費多尔很坚定地告訴她：“瓦尔瓦拉同志，我开了十年拖拉机，拖拉机手的话是算話的，能拉出去！”

他这种坚定态度給了农庄主席一个好印象。瓦尔瓦拉說：“你想过沒有，用什么往地里拉？普通爬犁不能往拖拉机上掛。得做拖拉机專用的爬犁。农庄沒有人会做，手艺好的你算求不动。”

費多尔想起他丈人希蘭契的木工活兒，一手好手艺，便自告奋勇地說：“我去求求我岳父。”

別佳和苏波金站在旁边笑。他老丈人是怎样一个人，他們早領教过。

瓦尔瓦拉說：“这办法好，我算再也不願意看他那付臉子了。你們亲戚好張口。”

費多尔决定去找希蘭契。

他回到家可把斯切莎高兴坏了，尤其是調到苏哈布里諾夫工作。斯切莎大声嚷嚷开了，她接过費多尔手提的小包，將包内一件件从城里买来的衣物放在桌子上。費多尔好像离开了她很久似的，拉着她的手端詳她，吻她。坐定下来的时候，才感到肚子餓了。斯切莎答应給他去拿飯来。

費多尔給希蘭契买了个鍍鎳的烟盒，希蘭契接过来看了看，臉上沒什么表情，只是用粗啞的嗓子說了句：“啊……乱化錢！”

費多尔一面換着衣服一面說：“得麻煩你釘兩付拖拉机用的爬犁好拉肥料。”

这老头子虽然已經七十岁了，可是干起活来蛮精神

的。尤其是木匠活算是村里拔尖兒的好手藝。就在費多爾沒回來前，他就賣出一付拖拉機用的爬犁給隣村的農莊。活雖然好，要價卻特別高，買主因為農具廠缺貨，也只好用高價買走。在利益方面，希蘭契不肯讓半分。那怕盧布上粘有黑點，他都要掉換。如今聽費多爾說農莊要他做爬犁，料到沒有什麼油水可撈，便干脆回答道：“費多爾，你可別太冒尖。你剛到我們這兒，不知道我們這兒的情況，我們這兒一點也不照顧別人。瓦爾瓦拉才會白使喚人呢。”

“無論怎麼說不能眼看著肥料堆在那裡呀！從前的老賬別總記在心上了。”費多爾說。

斯切莎打了臉水來給費多爾洗臉。這時梁什金娜正在擺飯，聽見費多爾要他爹去為農莊干活，也沒好氣地說：

“你就是怎麼賣命干他們也不會看見你。死心吧，不會發給你獎金。不，他們就願意別人替他們賣命，那他們才喜歡呢！”

“那樣我們的拖拉機就得停着了。”費多爾已經洗完了臉。

希蘭契把盧布放在烟盒里接着說：“讓它們停着又怕什麼。它們又不像牲口不干活也得餵草料。不用你教育我，你還年青。咱們農莊就是這樣：你不給干，就不好，你要給干，自己准吃虧”。

希蘭契越說聲音越大，真像吵架一樣。

費多爾聽他這樣說很不高興，他不是個愛低頭懇求別人的人。既然希蘭契不願意做，他也不好勉強，但是對於他們自私自利的想法却很反感。雖然沒有吵起來，斯切

莎感到他們之間很不愉快，她同情父親，但又不願得罪丈夫，只好說：“還是坐下來吃飯吧，吵個什麼。”

費多爾沒想到惹這場氣，他說：“這有什麼可吵的？不願意幫農莊的忙，就算了。我們自己想法解決，不勞你們的駕。”

和希蘭契一家相處並不那麼簡單，費多爾的婚後生活第一次產生了不愉快。

拖拉機上的爬犁沒有着落；和拖拉機手別佳又因為斯切莎的關係有很大距離；此地工作又比較生疏，工作真困難。費多爾想了想自己是一個青年團員，不能被困難吓倒，決定親自去找別佳談一談，以後就要依靠這些同志一道干活，不能互相有隔膜。

他來到拖拉機手的宿舍找別佳，正好別佳一人在家吃飯。起先別佳還很不高興，過去愛情上的痛苦不是那麼容易抹掉的。漸漸費多爾談起拖拉機隊的工作，談起缺乏拖拉機需用的爬犁，他順便撒了一個謊，說他老丈人害關節炎不能做，這些困難才將別佳的興趣提起來了，他們互相之間才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他們要共同解決目前工作中的困難。

不久另外一個拖拉機手蘇波金和托夏她們一群女孩子也來了。他們是來邀請別佳去參加跳舞會的。女孩子們在屋子裡就跳起舞來。蘇波金、別佳、費多爾他們三人共同商量好，一定要將肥料很快地運到地裡去，明天就去運木料做拖拉機專用的爬犁。

三 同床異夢

事情就是这样：爬犁不靠希蘭契也做成了，拖拉机手們完成了运送肥料的突击任务。这一点，农庄主席瓦尔瓦拉在全体庄員大会上談春耕播种問題的时候首先公正地說到，也可以看出她已經改变了对拖拉机队的看法。可是肥料問題解决了，春耕播种却并不那么順利。农庄里的人心不齐。

有人想先侍弄自己的园子，把农庄的地往后放放，因为他們說国家实行了新税法以后，税收減輕了，他們現在不依靠农庄也能过了。要是不想办法，农庄不但不能先进，一定要走下坡路。所以瓦尔瓦拉在大会上宣布管委会的提議：首先把农庄的地全部种完，然后再种自己的园子。

在她講話的时候，台底下議論开了。

“看样子是不讓咱們种自己的园子。”这是希蘭契的声音。

米倫的老婆別拉盖亞也沉不住气了，在座位上說：

“为什么不讓？報紙上說讓种，咱們这里就不讓种了？”

停了一下，听到农庄主席瓦尔瓦拉說：“就这么决定：在播种沒完之前，誰要借馬翻自己家的园子，也不借，不管是誰，不管是隊長，普通庄員，还是农庄主席。我要是使了农庄的馬，你們就把我攆出农庄去。”瓦尔瓦拉說得挺干脆，挺坚决，就这样結束了自己的講話。

希蘭契找到了同情的，便对別拉盖亞說：“你听！”

別拉盖亞站起来說：“咱們政府怎么說的？咱們政府說，庄員的小塊园子，不應該讓它撩荒了，这是政府說的。”

“大娘你別在那兒瞎講啦！”有人在底下喊。

瓦尔瓦拉說：“你想歪曲国家的政策反对农庄，你是从你家門縫里看政策。”

大家哄然笑了。

別拉盖亞推着自己的丈夫要他發言，米倫沒法只好站起来說：“自己的地需要种，可农庄的地呢？也需要！咱們要是脚踏兩只船，結果一定是兩头落空，把农庄的地荒了，自己的地也不会侍弄得好。我們首先應該把农庄的地种完，然后再种自己的。”

“米倫說的对！”有人在旁边喊起来了。

別拉盖亞沒想到她丈夫發言反对她，气得她直嘟囔：“等回家，咱們再說。”

最后瓦尔瓦拉在主席台上站起来說：

“对，我們應該把农庄的地种完，再用全力种自己的地。現在表決：同意在农庄的地沒种完之前誰使喚馬也不給的人，請把手举起来！”

大家沒有等她的話落音，都举起手来了。別拉盖亞和希蘭契也只好無可奈何地举起手来。

自从开过农庄大会以后，虽然大家都举了手贊成主席的決議，可是有个別的人，还在設法鑽空子，想先种自留地。

农庄耕作隊長菲多特最近一兩年有愛喝酒的習慣，他喝酒以后碍于情面耳朵就軟了起来，請求他干什么，他也就不好不答应。日久天長，就变成了一种很坏的習慣。这天菲多特又来到希蘭契家喝上了。希蘭契为了从他手里弄到馬耕自己的地，便一再慫恿着他喝酒。希蘭契趁着菲多

特已經有了幾分醉意，就拿話恭維他說：“你一向是對的。我認識你不是一年了，你的話沒有錯。”

菲多特很滿意地說：“我說到就做到。”

希蘭契故意用話刺激他：“可惜你的話到咱們農莊主席那兒就不大好使啦！”

這一下打中了菲多特驕傲自滿的毛病，他說：“誰說我的話不好使？她是主席，我也是個隊長，她要是敢跟我頂嘴，那我就跟她干一干！”

希蘭契進一步挑撥他說：“那你怎么連一匹小馬都要不出來呢？”

雖然菲多特嘴巴上並沒有馬上答應為希蘭契要馬，可是希蘭契知道他請他喝酒，以及剛才這一番話對菲多特不會不起作用的。

果然菲多特找米倫要馬，米倫急忙趕着馬車跑掉了。菲多特扑了一個空。希蘭契這次的狡計並沒有成功。

希蘭契渴望耕自己地的思想直接影響了斯切莎。這一新婚夫婦雖然睡在一張床上，各人却有各人的想法。

晚上，斯切莎已經躺在床上，費多爾閉了燈，借着月光一面脫靴子，一面說：“太好了，斯切莎。”

“你說什麼好？”斯切莎問。

“再過些日子，咱們修所房子，一塊去念書，我上技術訓練班。”

“再修房子干嗎？像現在這樣，住在爹媽身邊不是很好嗎？咱們家里的事你是一點也不往心里去呀。一點也不想快到翻地的时候了。你怎么，不找主席，跟她借匹馬？她一定能給你。”